

西北歷險記

(九) (本文插圖刊第8頁)

壯行三萬里

●王孔安

印度河畔春風拂面

我們將行李安頓就緒，主人以茶會歡迎我們。互通姓名後，才知道在橋頭歡迎我們的那位先生，就是這裏招待所的主人，也是吉爾吉特的縣長，他的全名是 Kazi Mohammad Aizal Tanshoar，年約四十歲，高大身材，說話爽快而幽默，一望而知其幹練有才思。我們雖然於短暫的茶會中，但談得很投機，有如中國話所謂「一見如故」之慨。從他的口中，我們知道吉爾吉特的行政長名 Sardar Mohammad Aamkhan 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。他在一個星期以前，就知道我們這一行，將經過斯邑，今天接到橋頭衛兵的電話，沙德行政長即刻派他來歡迎我們。我們除過感謝外，並請凱資先生約定下午五時拜訪行政長，藉表敬意。

茶會後，稍事休息，凱資縣長按時來陪我們去拜訪沙達行政長。

行政長公署，在市郊一小崗坵上，清流環繞，花木成林，一棟英式別墅型的平房，車行十餘分鐘，始行到達。承沙德行政長親於門前迎候，

我們感到十分欣慰，趨前握手道候，並述仰慕之忱。

我們被招待在公署左側方一花園中，雖然是初冬天氣，但園中菊梅盛開，淺草如褥，印度河岸的太陽，特別強烈，清風拂面，有如中國北部初春天氣。園中設有沙發几椅，濃郁的紅茶，芬芳的三五牌香煙，從物質上陪襯出主人的盛意與溫情。我們寒暄畢，道及沿途情形，沙先生說：他幾次奉到上峯令，詢問我們沿途情形，他很擔心我們的安全，今天一聽到平安抵此，他快慰的心情，好像一塊石頭從心中墜下來一樣！我們談的很投機，有說有笑，簡直不像異國朋友晤對。我們從行程談到世局，從世局談到彼此兩國的關係。他也好像以為新疆發生了重大變化，我們都是從烏魯木齊撤退出來的，好像他早料到有這麼的一天，因為他早就知道鮑爾漢、賽福鼎等人，是蘇聯扶植出來的。後來經我們說明整個中國的情形，我們是從冀、綏、秦、甘、寧、青、新各省出來的，籍貫包括十餘省，身份包括農、工、商、學、兵及自由職業各階層，有少壯，有老幼，有男有女。他更欽佩我們的精神與勇氣，從兩

嘴角邊露出稱讚的微笑，從談話中間，我們知道他是一位極富同情心的人。他說話爽朗而誠懇，風度雍容，步履安詳，雙目炯炯四顧，一望而知其為一位有遠見有經驗的政治家。我們心中想，今後的行程，他一定會替我們安排。果然，我們告別時，他當面叮囑凱資縣長，代我們從速洽訂飛機。

都市氣息日漸濃郁

據聞：這裏的機場，係二次大戰時建築的。當時原為軍事及行政上轉運之需，故無固定的班期與航線。旅客需要時，須集合相當噸位，透過政府關係，再向白沙瓦航空公司接洽，始有專機開來接運。我們一行，自不能例外。看情形，一二日內，似不能動身。心急如火！沙達先生還安慰了我們一番，我們辭別，已下午六時有半矣。仍由凱資縣長，陪同我們返回招待所，同進晚餐，有牛排、加厘鷄、布丁、白脫油、咖啡，漸漸接近都市氣味！餐畢，散坐聊天。我的用品中，有一只瓷茶盅，還是在路上益敬弟送給我的。

一根水菸袋，張副官在酒泉時預備的，原來

他願慮在路上紙烟斷絕時的一種補充準備。順便以菸茶待客，客人目不轉睛地流視這兩種物品，尤其對水菸袋，把玩不置，連聲稱讚奇妙。我們請他試吸，因為用力過猛，致將水吸入口中。復慢慢連吸數次，便能習慣地噴出烟來。本來當地也有一種菸具，亦如水菸袋原理製成。所不同者，一則巧小，可以隨身攜帶，吸用自如，一則巨大，移動不易。我們在沙德行政長處，看見一管，其型與雲南菸筒相彷彿，袋身約三英尺高，直徑約三寸竹製圓筒，內可盛水半加侖，圓筒頸部裝有固定的銅質菸斗，其型如小湯碗，中實菸絲，上覆熾炭，吸管約三英尺長，略曲作弓型，裝於袋身底部，可左右移動，吸時並不費力，聲洪洪如泛濤。據稱一斗菸絲，可斷續吸上三個鐘頭，不似吾國水菸袋菸斗，自由上下，多少隨意。一支火柴，便可抽吸，方便多了。

茶盅係普通江西瓷，淺黃色，仿御密燒製，有突出盤龍，古色古香，式樣如大號玻璃杯，惟有把及蓋，盅底印「康熙年製」四字，其實均係贗品，似此類物，國內到處可買，價值不過硬幣一二角，而凱資縣長，竟把玩不已，我乘機贈送給他，初覺愧難出手，而他竟稱謝再再！我在日記中記為「廢物利用」。廢物竟變成珍品，真是「人離鄉賤，物離鄉貴」！

例外越少反常越多

凱資縣長別後，已深夜十二時。我們還談了一會，才分別就寢。

每人一個房間，彈簧床，新的環境，新的心

情，以為能暢睡一覺，但展轉終宵，反不如在山中沐風襲石，一覺天光！

人真是奇怪的動物，每每有好多事情，常理不能解釋。例外的範圍越小，反常的事態越多，我的經驗：人到絕望的時候，心境反常的安靜，人到最危險的時候，思慮最易統一。我每在戰場上，遇到激烈戰鬥，生死的間隔，不容一髮！但常於砲聲隆隆中，酣然一覺！記得這次計劃翻越帕米爾之初，據各方傳說，瘴氣，懸岩，怒濤，簡直不可能克服，後來以絕望的心情走這一條路，時時準備被「自然」吞噬，一顆心倒反安靜下來！途中逢凶化吉，轉危為安的事多得！不是胸中本來沒有個凶與危的念頭？也就沒有趨避的機心罷了！

兩月以來首次懶覺

今天是十一月九日，天氣晴和，太陽從窗中射進來，室中充滿乳黃色的光輝，室外鳥鳴嚶嚶，看桌上的檯鐘，已九點四十分矣，算是兩個月以來，第一次懶覺！

早飯畢，凱資縣長來訪，謂已電話白沙瓦航空公司，飛機後日可到，還要在這裏委屈兩日。

他接着說：據傳我們這一行中有一位General，並把視線移向老劉，老劉轉望着我，略作介紹，他現出驚訝的樣子，肅然向我握手。今天同行都換了西裝，惟我還是路上穿的那一套不稱身的服裝，泥塵滿身，古人說：「服以彰身」，無怪凱資縣長以疑似的眼光望我？原來重衣不重人，古今中外同一情趣！

中午凱資縣長陪我們同進午餐，美酒佳餚，有如歸之感！

飯後，凱資縣長約我們去看馬球(Polo)賽，他解釋說，是一種馬上球類運動，有許多精彩節目，他當然不知道我們的心情，以為我們一定很欣悅地接受他的邀請。本來在我們的生活中，是一種新奇的經驗，尤其遠旅異國，又承地方主人的盛意，自然要珍視這種機會！當時不知何故？大概是聽說還有好幾天的羈留吧！我們竟異口同聲地婉謝了他的邀請！過後想起，不僅失掉了眼福，而且禮節上太欠週到，隔日再三道歉，都不足以彌補心中的歉咎！只有希望凱資先生從以後的時間中，瞭解我們當時的心情！不然，始終是一椿憾事！

旅舍中坐着無聊，越悶越急，各有各的心思，不約而同的，寫擬函電，我亦分別寫了幾封信，寄給國內的親友及妻兒們，但不知能接到否？明日的事誰也不知道？聊寄想念而已！

於赴郵局途中，在街市中略一巡禮。久已聞名的吉爾吉特，原來不過我國一大鎮市而已。但其規模與形勢，則非普通村鎮所可比擬。

出招待所，一條整潔而平坦的大馬路，直通行政長公署及飛機場。一渠通印度河的溪流，迴環盪漾於西北的一段。市區商店櫛比，門面並無裝潢，貨物多就地陳設，絕少玻璃櫥窗等類樣品陳列間。農牧用具物品，點綴着市場的樸素，形成農村都市風味。疋頭商貨品繁多，類皆英國製造。迤南一帶，多驛馬店、零售商、小食攤。機關、學校在市東南區，外埠客商自新疆、阿富汗

、伊朗等地來者亦不少。市民服裝甚整齊，體格甚碩壯，足知其生活水準相當平衡。市上購買力亦不弱，表面上雖不似通都大邑之繁榮，但其工商業的潛力甚雄厚。此地特產黃麻（Jute），纖維長而柔，彈性最強，製品用作機翼重要材料，為出口之大宗。其他棉花，糧食出產亦豐富。

心上負着極深創痛

下午四時，後頭來的人，都陸續到達，大部份人被招待在招待所中，連同眷屬，驟然增加六十餘人。房間不敷應用，遂就草坪中搭起帳篷，人聲、馬聲、搬運行李聲、婦孺呼應聲，招待所中頓時熱鬧起來。小小的吉爾吉特市，平添了上百人馬，而且還在繼續增加中。至少，在市民的心理中，也跟着熱鬧起來的趨勢！

先到達的有：周昆田、馬雲章、羅恕人、鍾祖蔭、楊偉、張五美諸兄等共二十餘人，及王曾善、劉漢東、胡劍北諸兄夫婦全家等共三十餘人，全擁進吉市。我們相見，好像多年的老友一般，毫不拘形跡的問長問短，我們雖然僅先到了兩天，可是我們比較上算瞭解得多一點，無形中成了一時的識徑老馬。

我們告訴他們：這裏的行政當局，對我們這一行過境的人，好像早有個安頓與關照。不僅為我們解決了食宿問題，而且為我們打算到行的問題。並向白沙瓦航空公司洽訂專機，只要登記有十個客位，便可開一專機來。據凱資縣長稱：沙達行政長，準備明日歡宴我們，我們也可藉此機會，作一懇談，將現在及將來陸續過境這裏的同

袍，對於住行問題，作一有計劃的安排。我們每個人對於這裏行政當局的幫助與盛情，都有一種無言的感謝和慰藉，現於神情！

旋晤鐵珊、玉貴、郁塘、君強、城脩、學敏、培德、力一、義誠、景儒、鴻儒等二十餘人，相談之下，才知道硯辰、成志、夏泉、銘三、益敬、耀光、啓新、世銘等，將於一二日內到達。他們強半都是隨我轉戰，中途與家人相失，心上負着極深的創痛，顛踴萬里，總算平安地過來，痛定思痛，心形交疲！

自過塔什高干，沿途多賴楊樹英縣長及張軫隊長維護與照料，始化險為夷，轉危為安。繼後尚有葉力戈、唐才俊、韓克溫、馮大轟、關傑民、馬國義、趙采辰、易紀生、沙意提、張恩柄、扎克忠、石文廷、馬木提、李健中、海玉祥諸先生連同眷屬，一行約七十餘人，正在途中。據傳才俊潔民兄等在疏勒被扣，可稱崎嶇中之坎坷，縱然脫離危城，而沿途驚險更非可想像之事。尤以才俊兄一家，妻弱子幼，唐太太又是林黛玉型的美人，平時弱不勝衣，臨風欲路，不知何以攀過明鐵蓋大板！更不知何以渡過米什格爾一帶的砲臺？況且又在狂風堆雪的嚴寒氣候中！我們走這一路的時候，始終沒有存着過者的希望，我幾次做夢：自己陳尸於其里克之原，埋骨於七里貢拜子的水峽之淵！從未想到能安全過來，現在居然過來了，仍然像做夢一樣！始終得不到一個「真實」的解釋。他們一行弱小，假如能平安過來，只可說是有上帝在呵護，否則；「真實」的事情，是很難解釋的。

屈指時日，他們及她們一行，想已渡過了所有的絕壁、險峽、危原了！據聞樹英等正計劃着照護葉等一行過下後，再準備離開蒲犁，但不知時間一拖，他們能否脫離危城？尚不可知？他們為他人安全，而自履諸艱，其俠義之氣，令人欽佩與懷念，有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」之感！

自周昆田兄等到後，頓時室內外，餐廳中，草坪上都擠滿了講中國話的人，如不是凱資縣長前後照料與呼喚，我們幾乎忘記身在異國！

我們自從決定攀越帕米爾後，就沿途集結了百餘人，又沿途分散了數次，到了喀什噶爾，觀望的觀望，期待的期待，艱危的嘗試，時時動搖行人的決心。然而路總是要人開的，開路的人，只是艱危一次，而給予千千萬萬行人的方便，不知若干次。於是同一意趣的三十多位，姑作一次艱危的嘗試吧！真像開路先鋒一樣，沿途斬荆撥棘，壓重重阻力，一站復一站，一日復一日，越走越生疏，不僅對所接觸的語言是生疏的，而且一應生活上的遭遇全是生疏的。短短的一月時間，在度日如年的心情中，幾乎不相信已經習慣了兩隻手代替了筷子。毛巾和牙刷，對於我們似乎不甚需要。自從昨天到了這裏，所接觸的一切事物，甚至語言（英語），有如久別之重逢，很快的就親熱起來。今天後來的人，一時聚在一起，無論識與不識，同是天涯追求自由的人，聲心相通，情懷相恰，盡情地漫道途中的艱難，長話奮鬥的經過，不覺間，一談數小時。

孔氏有句話：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雖蠻貊之邦，行矣」，我一生待人，抱定一個「讓」字，

從好的方面解釋；叫做忠厚待人，隱合孔子哲理。這一哲理，很易很快的影響到患難相從的一行。忠信篤敬以自牧，沿途亦相慕成風，雖然遠適異國，而彼此間的距離，不過秦之於晉，一河之隔耳。即這一路千百同行，並不盡識，而却有一個相識的共徵——忠信篤敬。

今天（十一月十日）十二時沙連行政長來回拜我們，並送贈我們巴基斯坦帽每人一頂。帽作圓筒型，捲起來似民初北方人戴的火車頭帽，伸展開如小型開口麵粉布袋，係毛織品，輕而且暖。禮雖不厚，而情誼甚深，很像我們中國說的：「千里送鵝毛，禮輕仁義重。」他很和藹地與我們一一攀談，談到飛機接洽的情形，談到我們在這裏的生活與印象，更談到中巴兩國間精神上的融恰，他表示他很欽佩我們這一行的勇氣與堅定，他並且面約我們明日下午七時晚餐，聊表歡迎及祖餞之意。我們於禮不便却謝，只有表示拜領與感奮之情。

十三時午餐，仍然是豐富的餽饌，另外加了一盆印度的鮑魚，肥嫩可口，單這一餐，如果在本國北方都市吃，最少要開硬洋一圓半的帳單。這裏招待所的價，一日三餐在內，連同房間每人每日定價盧比七元，合美幣一元七角，足徵吉爾吉特的生活水準，比較不太高。可是我們這一行連我在內，便有過半數的人感覺開支過大，更有後來來的大多數人，仍然在招待所外邊廣場中搭帳棚，自炊自爨。我們睹此情景，一面啃着濃味的牛排，一面覺得金錢的威脅，又慢慢竄進我們的意識中！回溯萬壑千山中的露宿風餐，想起韓

愈歸磐谷序中的：「起居無時，惟適之安；與其有樂於身，何若無憂於其心」之句，更顯得其中的真意！

想到明天難遣悠悠

午餐中，凱資縣長告訴我們，據白沙瓦電話，明日上午有飛機來。我們一時的高興，把所有的皮毛等禦寒的衣物，全部送給腳伏及茶役們，只盼望明晨早些到來！

這一消息傳出，大家的情緒頓時緊張起來！這一角落的幾十人，外形上雖然同一環境，可是每個人的腦幕上盪漾着各種不同似遠似近的想像。人從絕望中轉入有望的心情，復由有望中又轉入絕望的意念，有着極大極大的距離！這一消息把沉寂的空氣，忽然激盪起來，轉瞬間激盪的空氣復又趨於沉寂。若把每個人心中的空間，放大開來，好像長天任鳥飛，若把每個人心中的空間，縮小起來，真是恨無地縫可鑽。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明天，有的想着明天，臉上浮起一層歡欣的微笑，有的想着明天，情緒上露出苦悶的沉默，有的想着明天，神態上顯着衝動的怨怒，離亂中的心，縱然是一路上同患難的人，彼此間好像中間豎起了一道玻璃牆壁，把每個人不敢想像的明天都清清楚楚地隔離開了。越離越遠，越望越近。

明天飛機來，我們會分離開，並且以後的時日，可能一程一程地被分離開，雖然各人都有個同一嚮往的終點。固然分離的重要因素是「明天」，而意志，環境，金錢又是這種因素中的因素

，分析起來，金錢還是諸種因素的總和。世間容有背上鈔票為自己追求自由的人，世間很少背上鈔票為他人找自由的人，於是乎我頓時陷於苦悶的沉默中！

明天飛機來，縱然勉強飛上一程，以後第二程第三程又如何辦呢？倒不如仍然回到山中？悠悠長思，慨憤靡已！

縣長邀宴展示禮俗

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，大家都起床甚早，忙着收拾行李，可是等到八點鐘，縣長還未來所，大家都焦急萬分。

九點正，縣長剛醒來，各道早安之後，他說飛機尚無飛來的消息，但行李可先過磅。計票價，平均每人盧比七十餘元，合美鈔二十元。

一切手續辦好後，已正午十二時，才接到白沙瓦來的電話，謂今天氣候不好，明天十二時以前，準可到達。我們算空忙了一場。

凱資縣長請我們到他府上午餐，我們想；或許：「他以為我們招待所已經結了賬，不能不作這樣的安排」，其實這是一種誤會。他說：「他早已準備好了，於禮於情，他都應作東道主，原以為飛機總有些時，想不到這回很快地就洽妥了。今天就是飛機來，都得要請我們賞光，尤其沙連行政長的歡宴，怎樣都留住一日。」其誠意似乎難却，只好隨同到他府上。

縣長的宴會，算是我們第一次接近當地的禮俗。

縣長住的，是一棟四開間的平房，內部佈置

十分簡單，並無床帳櫥櫃等設備。除過一張長方餐桌，凳椅十數外，別無長物。至於其他陳設與壁間裝飾，更談不到。另有大壁櫥一，想是存放被褥衣物之用。到處都很簡潔整齊，這是回教徒生活的一種特質。全宅無一婦孺，想是因招待客人而外出，但不便詢問，僕從亦甚單簡，除一大司務外，只有侍役一人，拿烟倒茶，都是主人自己動手。談到彼此風俗，才知道他們本地人很少用床帳，晚間睡覺，臨時打地鋪，黎明即起，先將地鋪拆除，一應被褥枕墊，集中存放一處，然後沐浴，唸經，禮拜，早餐，很像軍人制式生活。

回教傳統不忘大仇

這種生活的來源，遠在一千四百年前穆罕默德傳教時期。當時阿拉伯各孤立部落，各自奉其神，因而各自樹立壁壘。穆氏為着吸取「唯一真神」的信眾，為着開拓教徒們的生活領域，為着宗教優越感的發揮，不能不建立一個牢固而絕對一元性的宗教體制。從好多方面看，或實質的，或形式的，把戰鬥生活，滲進日常儀式中，把協同活動，列入經典的條文中，由是形成一個有組織而排他性的團體；不僅信仰上排他，而且生活上也排他。因此之故，一家人有一個人信奉伊斯蘭教，而其全家不能不跟着一個人信，於是子子孫孫，一代傳一代的信下去，遂致無形中宗教變成民族，其實宗教與民族，仍然有其顯明的界線，與傳統的意識。

八世紀中葉至九世紀末，印度先後被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及阿富汗自北方侵入，這個時期

，宗教上政治的內亂四起，全印度陷於分裂狀態，回教遂逐漸代替佛教而興。當時為着建立自己的基礎，另一面需要應付其他宗教上政治的襲擊，於是不能不更嚴密其組織，嚴格其教規，嚴肅其生活，以為阿拉（唯一的上帝）戰死為榮，以乞助於外教為辱。

伊斯蘭教進入印度，不過一千年，而崇奉回教的人民，已擁有全國人口之二十七%。約八千萬人口，尤其印度河以西的居民，百分之八以上，都信奉伊斯蘭教。可是印度人在信仰上，已有極大的分化與對立，不待英國從中製造，而巴基斯坦早已在歷史上形成同一國度裏的另一「思想與生活中心」。克什米爾問題，也就是這一「思想與生活中心」的問題，至於經濟、行政、地理等，不過是這一問題的外形而已。無怪乎巴基斯坦人提起印度人，總是咬牙切齒的。凱資縣長，談到印度人時，就是這個樣子，我們覺得他的胸襟有點狹窄，態度未免偏激，然而他也有一番理由，但仍是宗教之排他性的程度加深而已。

凱資縣長的筵席，是仿西菜烹調的，也有點像中菜西吃。雖然沒有中餐的花樣多，味道複雜，但據聞已經算是最豐盛的筵席。除過沒有魚翅、燕窩、鮑魚、海參、鱸鮓、魚肚、銀耳、玉蘭片外，其他羊、牛、雞、鴨、魚類等菜，應有儘有。味道單純，並無鹹、酸、苦、辣、麻、甜之分。吃法，仍用刀叉，有時用手，尚能習慣。酒菜中，凱資縣長談笑風生，唯恐客人不能盡歡，與其說是一種酬酢，不如說是一番熱忱。

餐後，又談了一些客套話，各留通訊地址，

我提起筆來，面對着情誼殷殷的主人，有點茫然！下午七時，赴沙達行政長的晚宴。

會中除過馬、周、劉、羅、鍾、饒、石、李等及我們一行外，另有外籍賓客夫婦二人。陪客中有行政公署高級官員五位，連同沙達行政長，共約三十五席，在崑崙山麓下一個縣中，可算是一盛大宴會。宴會是在行政長公署一間長方形大廳中，佈置相當整潔富麗，在我們看來，好像全是近代都市氣派。有雪白的桌布、鮮麗的瓶花，玲瓏的玻璃盃盞，有洋酒，有罐頭香煙。在這個山城中，這一排場，不僅代表當地的富足與安定，而且代表着對鄰國的禮貌與誠意。

席間的儀式與菜次，一如都市中的一般宴會。惟賓主的歡快與興奮，幾超過初交朋友通常的拘束。我們有說有笑，賓主各以生疏而好奇的心情，交換了許多異見異聞。我們從酒菜談到彼此的禮俗，從禮俗談到彼此的國情，談到戰事，談到將來世局。沙達先生及幾位陪客，都表示對中國文化人物，向著嚮慕之情。中國人士道經是邑，還是第一次見到，尤其中間包括幾位將軍，更使他們增加了更深的紀念與榮幸，說着；沙達先生又敬我們一杯，表示睦鄰之意。更祝我們的元首健康，我們跟着舉杯互祝。他對我們的總統，推崇備至，他仍稱為Generatissimo Chang，他讚佩他為自由與獨立而奮鬥的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從他的口中，我們才知道我們總統已經到了重慶，我們更興奮的忘記了身在異邦作客，幾乎歡舞起來。餐後，散坐客廳中。

客廳宏敞，佈置雅潔。佈置中最引異邦人士

注目者，一為座間的一管水菸袋，一為壁檯上的一塊巨大的炸彈破片。這管水菸袋（上節述及）充分代表地方文化。其發明淵源，雖無從考據，而其科學上的依據，絕不是偶爾製作。原理全同我國水菸袋，惟其優點甚多。第一、管身長，盛水多，菸草中的尼古丁，可大量清瀦，且易吸抽，第二、一次可裝菸葉一二兩，一點鐘內可隨時抽吸，不再需裝菸擦火，第三、不拘方向，不拘坐臥，可隨意取吸，至為簡便輕易，吸時有點悠悠然，在燕居生活上，更覺盎然雅趣。

壁檯上巨大的炸彈破片，據沙達達先生說：「是去年克什米爾戰爭時，印度人對我未設防區域，從空中遺留下的醜惡記號，這對我們，是仇恨的標誌。復仇，是我們的人生，我們永遠忘記不了印度人的醜惡行爲，我們每天看見這塊破片，每天就激起復仇之念一次……」言下猶有餘溫，似不勝其憤恨之情！我們也從歡快轉入同懷的沉默中；心思重重，國仇家恨，交繫於懷！

主客之間，各有各的心事，各有各的怨惡，各人從歡欣的笑談，轉入憂思的沉默中，正像這裏今天的天氣，忽然低沉的氣壓，又化爲怒吼的狂風！主人的盛情與誠意，彌足可感！我們一直到深夜十時，始與辭返寓。

回到招待所，又閒聊了一會，始分別就寢。已將收拾好的行李，重行打開，不料今天天氣突變，我們的皮毛衣物，統送給人，一床單被，更顯其冷清而淒涼！這裏的氣候，變化真快，一陣風起，氣溫幾相差十度上下。越睡越冷，越冷越睡不着，展轉終宵，心緒格外煩亂，索興起

床，去看其他的人，都同樣情形，深悔把禦寒的皮毛衣物，都送給人了。想起老一輩的經驗談話，說：「夏天出門，要帶冬天的衣服。」而我們尚在冬天，竟作夏天的打算，實在有點荒唐，這一經驗，給我們的體認太深刻了。

一個空間兩個世紀

今日（十一月十二日）於天朗氣清中，自吉爾吉特機場動身，飛抵白沙瓦，全程一小時又二十分。

今晨八時，凱資縣長告訴我們，上午十時有飛機來，係東方航空公司（Orient Airways）的，座位寬敞而舒適。我們這一高興，把昨晚失眠而疲倦的身體，當時振奮起來了。

我們的行李很簡單，招待所的賬亦已結好，匆匆馳車赴沙達達先生處辭行，便由凱資縣長陪同我們到機場去。這個機場，是從一片叢林中開闢出來的，跑道約一千三百公尺，可起降C-47運輸機，爲東亞距離蘇境最近的機場。我們到達時，已發現東方公司的客機，降停機場。

經過過磅後，才核定我們十二個座位，於下午二時半起飛。機場送行的人，除了沙達達行政長、凱資縣長外，另有後來到達的一行，共約二十餘人，各揮揮手，不無依依之情。

自吉爾吉特起飛，約一小時二十分，從機窗外望，全在重山萬嶺中飛翔。由空俯瞰，懸壁櫛比，峯巒層疊，壑連谷接，一起一伏，有如波濤。有時高峯幾掠機翼，有時萬壑儼如集穴，幽深

漫漫不可測。較之過去二十日來，攀越的那一段峯嶺，包括帕米爾高原在內，還更艱險；可是一小時二十分的時間，竟代替了二十四日的艱苦跋涉！科學的偉大，不僅克服了自然，而且從懸巖絕壑中，不知拯救了若干千萬萬人的生命？約下午三時半，臨白沙瓦上空，約三時三十分鐘，降落機場。由東方公司派來客車，接迎我們進城，投宿退思旅館（Dens Hotel），是吉城行政長官公署預先打電話爲我們訂下的。這個旅館，全是近代的建築與設備，附有富麗堂皇的餐廳、理髮室、浴池、百貨店、露天花園、茶座等。我們分住四間雙人房屋，每間均備有浴室盥漱室各一，可比靈床，衛生設備，均極潔淨精美，僕歐雪白制服，恭謹而有分寸，一派英式旅舍的翻板。自機場到退思旅館，約二十分鐘的路程，全是柏油馬路，人行道與馬路間，沿線季青樹與洋槐對稱列植，既整潔又寬闊，房屋建築均高大，美奐而美侖，形式與市景，很有點像漢口過去的江濱英大馬路。除過英國人所建造的新式市街外，另仍保留了原來的古老城市、牛車、駱駝、負販、狹窄的街巷，儼然一個空間，兩個世紀！

白沙瓦西北緊接阿富汗，國境相連，接觸自多。北邊柯布爾山隘，扼握兩國間的孔道，在軍事上，佔着很重要的位置，爲戰略所必爭之地。山隘狹道，約五十餘公里，最狹處不及兩公尺，只有「一夫當關，萬夫莫開」之勢。

除戰略關係外，而巴基斯坦對蘇俄、伊朗、阿富汗及與我國新疆、西藏的貿易，亦以此地爲商業交通的西北中心。英國人過去多年來，不僅

不忘這一地區的武裝，同時也不忘懷這裏的和平。有和平，才有錢賺，爲着賺錢，又不能不有保障和平的武裝，英國人就是在這種矛盾中，辛辛苦苦的經營了八九十年！

這裏的氣候，一年四季，多是晴和，尤其多春兩季，暖煦宜人，加之人造的天堂冬宮夏墅，以及園林式的郊區，吸引了各色各樣的國際遊客。然而；另一面公路上長串的駱駝，載着來自蘇俄的工藝製品及土產，更陪襯出絡繹於途的大車與羊羣，由樸質的巴國青壯老幼率領着。公路上尤其是柯布爾山隘的公路兩旁，從前英國人建立了許多堡壘與要塞。點綴了這一帶不協調的輪廓，顯然裝潢了白沙瓦的繁榮與襯托出現代都市的另一格局。退思旅館，是一二層樓建築，外型別墅式，有房屋大小三十餘間，最引人注目的，是英製白瓷浴盆，滿盛碧綠溫水。

我們一進旅館門，惟一的事務，就是洗澡。身上的積垢，一出汗能搓成條子，或亦爲胤育人體生物之源？連着換了三盆水，還是混澄澄地。出浴室後，身輕如飛，舒暢之情，除過有經驗的人的感覺，非憑空想像所能形容得出來。

今天的晚餐，才算道地的西菜。共有四菜，一湯，一點心，是餐室預先排定的。好像是上海人所稱的公司菜，但在我們看來，已經是精美異常。尤其炸魚，很像南京鱒魚，既肥嫩，又鮮美。我們好像鄉巴佬進城吃館子，樣樣都好，樣樣都不够吃。每件吃完，猶有餘饑？吃起來如狼吞，如虎嚥，逗得鄰座一位波斯小姐，以驚訝的神情偷看我們，我們也有點不好意思，尤其在這英

國人遺留的紳士氣氛的地方！畢竟老鄭不失軍人本色，再叫了一份，侍役也詫異起來。因爲我們洗了澡，理了髮，換了裝，從外形看，很像大邦來的工商業觀光團。侍役；甚至鄰座的小姐，何嘗知道我們的底細？假如還是昨天的本來裝束，也足以說明我們不能強裝紳士的原由了。餐後；回到旅館，休息休息一下，可是接二連三的來了幾位航空公司的跑街，兜攬機票生意。幾個報童叫囂過去；都市的情調，漸漸濃厚起來，在我們的接觸中，好像樣樣都是新鮮的，生疎的。

一位帶深度近視眼鏡店員模樣的人來找我們。接談之後，才知他是這旅館的交際經理。他名叫可培爾，身材短小清瘦，態度謙和而有禮，一望而知其爲一肆應長才。他的來意，是擬代我們購訂機票，在未說出來意之前，先說一套客氣話。從旅館的設備，談到侍役的禮貌，其言娓娓而有節奏，頓引起我們交談的興趣，雖然在極度疲倦中。他的「生意經」很熟，「旅行經」更通達。他說：無論做生意或旅行，總免不了與印度人打交道。做生意，本來就是爲着賺錢，但是賺錢也得有個道理。譬方說，我想做各位（指我們）的生意，我必須開陳供求關係，與合理利潤。有時爲拉個雇主，在不虧本的原則下，賠上時間與精力，也要做，甚至做不成，而必和氣的分手。可是印度人做生意，就不同了，他們有些人慣會欺混外來旅客，他們不講信用，花頭百出，我（可培爾自稱）雖然生長在印度，可是我是Moslem（回教徒）。回教人做生意，最有信用，最講義氣，尤其對外國來的旅客。我（可君自稱）不是

說印度人的壞話，我不能不關照各位（指我們），以免上當。最後他才說出他擬代我們購訂機票的事。我們才恍然其大動說辭的意向，更恍然原先自介爲航空公司的幾位的來歷。這位仁兄，真有他的一套，居然把我們一行說動了，經退思旅館賬房證實其爲該旅舍的交際經理後，我們略一交換意見，便同意委託他爲我們代訂機票十張。

今天（十一月十三）仍留白沙瓦。

今天天氣晴和，不熱不冷，很像我國西北各省的初春。或者就因爲氣候不適的原因吧！使我整夜失眠。照理在疲倦之餘，又加溫清而舒適的設備，應該睡一個好覺，可是整夜未曾合眼。兩個月來身上的積垢，洗滌了固然輕快，但就因爲輕快，遂致肌膚的感受習慣，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。差不多百日來，就有九十日的風餐露宿，寢石枕塊，突然換了思必靈床，厚褥輕被，太陽燈下的精美陳設，遂使五官之感，膚體之觸，一日間經歷兩種極端生活環境，也是使人睡不着的一大原因。今晨起來，詢之同行，都是同一情形，尤其伍兄夫婦，在床上抽了半聽香烟，相對苦坐，顯然一幅對夜的幽怨鏡頭。

早上十時，可培爾君送來機票十張，訂下午三時四十分鐘直飛喀拉蚩，仍是東方公司（Orient Airways）的飛機，票價每張二百一十四元盧比，與公司定價相符，可君可謂信而有徵之人。

我們在白沙瓦羈旅的時間，只餘五小時，匆匆吃過午餐，租的士兩部，相約在旅館門前花園中集合，同駛市內觀光。約半點鐘繞全市兜了個大圈子，外形上粗具近代都市的規模，尤其在建

築方面。凡交通設備，多係英資經營，大的公司與企業，尚操在外商手裏。市容除過兩條重要馬路外，其餘的街巷，有如一個人穿上西裝，戴着真納帽(Jinnah Cap)，外套夏娃服(Shalwar) (一種西巴基斯坦常服)的人，英國的形式中，仍然充滿巴基斯坦的內容。柏油馬路上有飛揚的汽車，也有蝸行的驢車，有一行行的如茵草坪，也有點點滴滴的牛溲馬糞，有雄偉的洋樓，也有倭陋的瓦房。靠近舊城的一條馬路上，巍然一棟堡壘式的建築，有機槍掩體，有砲位裝備，有外濠，想是衛戍機構，同時，也足說明這一地區的軍略形勢與「生意」經緯。

我們提前一小時到達機場。過磅後，於十五時四十五分起飛。最初一小時，仍在萬山叢時的頂空飛行。俯瞰懸壁褶立，深谷縱橫。再一小時後，空經拉合爾(Lahore)，已是萬家燈火，有如繁星閃爍，光連百里，測知為一九十萬以上人口的都市。拉合爾為西巴基斯坦北部一大城市，過去印度西北重要鐵路的中樞，美國建有龐大的營舍與要塞。二次大戰時，我國的遠征軍，尤其空運方面，於與盟軍合作下，設有訓練中心；經任受訓者，不下千人。三十一年(一九四二年)二月間，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元帥訪印時，曾被邀請特赴斯地，檢閱英印近東戰區部隊，其行館至今猶留人瞻仰，地方上引以為光榮的象徵。我們嚮往斯地亦久，今近在眼前，但只有一瞰之緣，曷勝悵惘之懷！約二十一時左右，飛抵喀喇蚩(Karachi)機場。

喀喇蚩機場相當大，各項建築，亦甚宏偉，

跑道總在二千五百公尺以上，停有各式各樣的飛機，包括B.O.A., Orient Airways, Indian National Airways, PAK Air (Pakistan Conecrn), Dutch Airways, 及Pan American Airways等五國經營的航空企業，所屬飛機，塗着五光十色的標誌，一望而知其國籍。

我們一下機，便被新聞記者們包圍。機聲隆隆，震耳欲聾，一分鐘內，就有一二次起飛和降落的飛機。我們好像一羣進了大觀園的鄉巴佬，對記者們不知所問對。

喀喇蚩市人滿為患

由東方公司車送我們進城，人地生疏，司機駛停一航空公司模樣的地方。內有兩位中國人，一問才知是「中航公司駐喀喇蚩辦事處」。他們說：「他們奉命，所有飛機集中香港。」避不說明原因。我們請他們代找旅館，中有一人倨傲地佯裝聾啞。另一位張姓，比較熱誠，代打電話，但較大旅館，均告客滿，最後，還是張君親自出馬，代我們找到一家三等旅館。這家旅館，叫作「喀喇蚩」(Karachi)，位於南拉布爾路(South Napier Road)。三層樓房，底層有百貨間、茶食間、理髮間，地方氣味特別濃厚。雙人房日租五元盧比(Ruppee)巴幣，折合美金四角五分。(單人間，日租三元。設備雖簡單，但尚清潔。我們所感不便者，除早晚兩壺紅茶外，並無開水供應，且茶役不懂英語，一應呼喚，須作手勢。我們為着簽證與接洽方便起見，仍以住大旅館為宜。乃漏夜雇一的士，任由司機駛往五六個

大旅館，先到米外絲洛(Merewather Road)找到中央飯店(Central)，次到華芒路(Beaumont Road)，找到西北旅館(North-Western)，又到皇后路(Queen's Road)找到海濱精舍(Beach Luxury)，繼到柯傑里路(Kitchery Road)找到塔奇旅館(TAJ)。這些旅館，都係第一流的建築與設備，茶侍均能說普通英語，招待員也很有禮貌，日租均在二十四元盧比以上，可是都告客滿，使我們接連失望。後來雖在麥克寮路(McLeod Road)找到一家旅館，名孟買(Bombay)者，其設備，租金(七至八盧比)茶役等，頗合要求，但只能空出一個房間，也無法住容我們這麼多的人，只好另找，差不多跑遍了喀喇蚩西南角各重要街道，結果，全是失望，只好仍回到喀喇蚩旅館，已經十五日上午一時有半矣。後來才知道喀喇蚩正在鬧房荒。因為一年來，從克什米爾湧到國境內的難民，何慮百萬以上。喀喇蚩的人口，也就逐月增加，城內的房屋，也就逐層擁擠，最後擠到各級旅館，我們適丁其會。遂致我們因住的問題，影響到我們行的問題，這真叫作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一時難」！(未完待續)

編輯報告 · 編者 ·

錢剛銳先生所撰「徐培根的事功」，因稿擠，延至下期刊登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


王孔安「西北歷險記」插圖（文見127頁）

- ①前排左二起：作者王孔安、喬家才、王成聖、邱開基、王耕蕪、郭宗泰等合影。
- ②喬家才訪美與友好及家人在華盛頓合影，左三起：喬家才、周谷、周夫人吳崇蘭、楊小姐、長子喬秀夫、次子喬重華、左一林教授、左二李先生（文見78頁）

